

精明人的苦恼

董玉振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有特色的喜剧性长篇小说。

在“文革”中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乱党乱国，也搞乱了东北某地鸡爪林场的生产和那里一些人的思想。满脑袋自私自利思想的白广利就是这样一个被搞乱了思想的工人。他梦想在混乱中往上爬，谋取私利，在“四人帮”帮派势力的纵容下，干了许多错事、蠢事，结果到处碰壁，甚至闹得众叛亲离，精明人吃了苦头。这是因为，社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；在四届人大精神鼓舞下，林场党组织带领广大职工同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，努力生产，拨乱反正，并在斗争中教育了白广利。

作品围绕白广利，并通过对几个家庭和几对青年恋爱故事的描写，再现了一九七五年林区的生活画面。故事情节生动有趣，生活气息浓郁。小说突破了“三突出”一类创作模式的限制，大胆地塑造了主人公白广利这一落后、转变人物的生动形象及其他一些人物形象。小说的语言生动幽默，讽刺也是辛辣的。

这部作品是对喜剧性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胆尝试和探索，是百花园里绽放的一朵新花。

精明人的苦恼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32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5 $\frac{3}{4}$ 插页2

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80,000

书号10019·2921

定价1.10元



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些离奇凑巧的事儿。有些巧合使人感到意想不到的兴奋和喜悦，有些巧合却弄得人很尴尬，甚至是很苦恼。

在几秒钟之前，白广利还对此行完成任务挺乐观，当拉开木材科调运股的门，登时又傻了眼。他望着那个正闷头办公的调运股长，伸出挺长舌头，抽一口冷气，心里暗暗叫苦道：“妈的妈我的姥姥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偏偏碰到是他当股长呢！”白广利事前准备好的一肚子嗑，全都用不上，趁调运股长还没看见他，便哑巴悄地撤出迈进屋里的那条腿，急忙关上了门。

白广利如此这般狼狈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在一个多月前，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前几天，他从地区商业部门跑外回来，在火车上，因旁座的那个人，把协作单位送给他的那面锦旗坐出两条褶子，而向人家急赤白脸的吵了一场。乖乖，没想到他就是调运股长，早知是个有实权的人物，当时乐呵呵的不在乎有多好。唉，如今是悔不当初，自己配后悔药给自己吃喽！

话不说不透，沙锅不打不漏。白广利此行到松林林业局来，是受林场副主任胡兆远的指派，专门到木材科调运股请求计划外车皮，要在三月份里往出发两车木头。本来，木材和调运车辆都供不应求，是两条“短线”，再加四届人大开过不久，

到处都拉开大干的架式，全国各行各业需材多，用车多，两样更分不过头儿。光这些，白广利并不怎么犯难，按着自己的本事，他可以把车辆弄到手。他在招待所没呆上两小时，了解一些外地材料员诅咒调运股长是“槲子”、“寡妇脸”、“丧门神”。白广利就想以这些当进步材料，找股长拉关系，增加对他的好感，企图一盘就把买卖做成，谁知算法不是法，早已经把调运股长得罪了，现打进步不行了。当时说人家的眼睛长到屁股上，“眼热自己花钱做一面”，竟是些噎脖子话，今天求到他名下，肯定会用拿把来报复。这真把白广利愁住了，憋得他一个劲儿直挠秃脑瓜门子。

白广利工作在鸡爪林场，今年五十多岁，是个脑筋灵活的人。早在二十来年前，就开始谢顶掉头发，如今脑皮上不剩几棵毛，拔得光秃秃，成了“寿星”的脑袋瓜。林场里知根知底的人都说：“他那是操心谋算累的。”是的，人说无谎。早年，白广利在农村挑八股绳跑单帮，手摇着拨浪鼓儿，走大街，串小巷，为了多往手里挽弄几个钱，好动个脑筋，耍个手腕儿。来到林区以后，还保持着那种旧习惯不改。此刻，白广利又在使心计，脸上肌肉收缩着，横七竖八的皱纹织成蜘蛛网，牵动得眉梢在微微颤抖。忽然，那双滞住的眼珠灵活地转动起来，脸上的肌肉也松弛下来，显然是琢磨出道儿来了。

白广利在招待所和几个外地调材员闲拉闲扯时，听说那位调运股长下棋的瘾头特别大，又非常认真，输了棋就象输了房子输了地一样的难受呢。白广利抓住他好胜心强的这一点，就从此处下家什，以前在火车上丢了，现在从棋盘上找。

说起来，白广利人不出奇，貌不压众，衣着也不甚讲究，内

里穿着滩羊皮紧身，套件厚棉袄，外罩劳动布褂子，虽然都不是次货，但由于穿得过多，给人一种臃肿的感觉。又因为当年挑八股绳，压出水蛇腰和弓肩儿，走路微微低着头。但是有人说，抬头老婆低头汉，肚子里都有货儿。不错，白广利最早在县城商号学徒，后来回到农村做小商贩子，那种职业使他愿意琢磨个人啥的，喜欢甜的加点糖，得意咸的放点盐，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呢。

冬季天短。晚饭后，夜幕伴着风雪笼罩了大地，这时林业局俱乐部里的游艺开始了。自从四届人大提出实现“四化”的号召，人们有奔头了，劲儿也肯往外使了，劳动一天累乏身子，早早回家去休息，到俱乐部里玩的人比以前少一些了，可是那些棋迷和扑克迷，还固守在这块阵地上，下班以后，纷纷来到游艺室里，汇成帮，结成伙，下象棋、军棋、跳棋，打扑克，抓二十点，吵吵嚷嚷照样挺热闹哩。

白广利早早来到游艺室，这瞅瞅，那看看，别人让他顶把手，他接连摇着头，不是他不会，恐怕玩起来耽误了正经事儿。当调运股长吃完饭来到以后，刚同对手一开棋，他便凑合在一旁观阵。当年，他曾在本地县城商号里学买卖，因受洋货的排挤，生意很萧条，一天里没有啥事儿，就跟着一个摆棋摊的老头子学艺，时间一长，真练了个“三抓五挠”的，一般人不是他对手。后来，商号倒闭，回到农村做小本营生。这按着他的话说，走着吃总比坐着吃活便。全国解放以后，农村各地成立起供销合作社，明码实价，买卖公平，他无利可图，便歇了挑子，这当儿，听说在山里干活挣钱，便来到林区当工人。尽管这么多年没怎么下棋，还是有个老底儿，仍然不在二五眼

以下。

白广利一边观着棋，一边打量着调运股长。他宽前额，高颧骨，赤红面子，刚三十几岁的人，就长出棒扎扎的胡茬子。他在心里盘算着：象这种人准服那些有尖有棱的。

这盘棋进展得很快，片刻之时，便分出了高低。调运股长调动兵员，全力进攻，车马炮直逼对方城下，胜负已成定局。调运股长已经胜利在握，挺一挺腰板儿，得意地向对手发出最后通牒：

“交子，摆下盘！”

对手不甘心服输，眉头皱起个大疙瘩，苦苦思索着解危之策。调运股长手里敲打着棋子儿，露出一一种胜利在望的姿态，话说得十分肯定：

“你的棋没救了，犯绝症。”

白广利在一旁看出没死棋，到该露一手的时候了，便由观阵到上阵，把落底车往起提两格，舍车杀炮，解脱围城之危。这盘棋下到最后，调运股长虽然多个车，但双车难破士相全，最后成了和局。

调运股长打量了白广利几眼，似曾相识，又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他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每天都和几十人、上百人打交道，争争吵吵是常事，怎么能都挨个记住呢。他一向好胜心强，愿意在棋坛上争个高低，就打着手势说：

“喂喂，你上来。”

这正上了白广利的金钩钓：他乐于走上疆场。他坐下摆好棋子，从兜里掏出个牡丹烟盒，拿出仅有的一支烟叼在嘴上，特意当着调运股长的面，把那个烟盒揉成个蛋蛋，扔到地

下去。这时的调运股长把精力集中在棋盘上，不然，稍加留心就看出那是冒牌货，实际是支“握手”牌的。当调运股长重新摆好棋子，按着以往下棋的规矩说：

“红先黑后，你开棋。”

白广利使用激将法，把头摇得象拨浪鼓：

“我从来下棋没走过第一步。”

调运股长不再让步，首先启子开棋。双方都在调兵遣将，一场新的厮杀开始，很快就进入白刃搏斗，双方互有伤亡。调运股长猛打猛冲，车马炮配合使用；想拚垮对手实力，然后再一举攻城。就在他庆喜白白吃掉对方一个大车时，白广利早迎头架好双炮，接连着将了两次，调运股长措手不及，因城防空虚，先失去了一局。

白广利赢得一局，更提高了士气，为显示自己的不俗，脱去外面的青棉袄，露出白净净、绒嘟嘟，足有八道弯的滩羊皮紧身，只是那顶貉皮帽子没往下摘，因头顶秃得太厉害，怕有伤体面。

调运股长是个血性子人，先输掉一局，脸上火烧火燎的，象坐上个炭火盆。这第二盘棋开始后，他求胜心切，不惜兵员，伤亡过重，最后只剩下个光腚老将，又失掉了一局。

在这个红松镇里，好下棋的人不算多，也有个几十号子。调运股长可算名列前茅，每逢年节开展象棋比赛，总是在头五名之内。今天，他连输两局不服输，又接着下第三盘。他企图挽回一局，但力不从心，只能事与愿违，这第三局又输了。

调运股长连失三局，一败涂地，换个别人，也许红红脸就走了，而他越输越想下，恨不能在下一盘棋就撵上和超过对手。

他们又摆上第四盘。白广利抽完最后那支冒牌“牡丹”，兜里还揣着蛤蟆烟，想卷一颗抽，又怕调运股长瞧不起，只好硬忍着，一再往肚里咽唾沫。此刻，他见调运股长又点着一颗“大前门”儿，再也忍不住，便挪动一下屁股，但没离开凳子，说：

“请等等，我去商店买盒烟回来再下。”

调运股长舍不得这时间，忙把他的烟递过去。白广利狠狠地吸一口，喷出满嘴蓝烟，说：

“兄弟，别说老哥哥的口直，你棋上有漏步，还得下苦工夫多练哪。”

调运股长输了棋，也输了嘴，脸色很尴尬地说：

“我自学的，水平低。”

白广利绉了绉袖管，拿起一个子儿，往棋盘上一撂，叭地摔出个响儿：

“投名师，才能学到真玩艺。”

调运股长望了他一眼：

“你从谁那学来的？”

白广利认真起来，脸上的皱纹都板平了：

“咳，我学棋那咱的难处，说出来能拉两大车。我那老师棋艺高，派头大，进县衙门象走平道。他一生有三不下：不受尊重不下，不请喝酒不下，不叫老师不下。我为了得到他的真传，打茶倒水，跑腿学舌不在话下，雨天给撑伞，热天给扇风，简直象恭敬个老太爷子，师傅看我心诚，才把绝招传教了我。”

调运股长象听故事一样的听他讲完，信心不足地摇了摇头说：

“想学两招棋也挺不容易呀！”

“那分谁，我可不象他，对撇子，把心都掏出给别人吃，”白广利往前抻了抻脖子，毛遂自荐说：“兄弟，你还想上一格，老哥情愿替你铺块砖。”

调运股长见他那支烟快抽完了，又主动递过去一支，求之不得地说：

“那么，我认你老师吧。”

刚才，两人是一双对手，现在变成师徒关系。同样是在下棋，但发生了质的变化。当这一盘棋下完，游艺室该闭馆关门了。两人在分手时，还互相约定：明天晚上这里见！

从此，白广利撂下耍车皮的事儿，每天晚上风雪不误，准时来到游艺室教徒弟。调运股长虚心向白广利学习，七天以后，棋艺有了新的提高，他们连下三盘全是和棋。在结束时，调运股长郑重提出说：

“白老师，明天到我家里去坐一坐吧。”

白广利心里头得意，表面上还得装着，摆摆手，非常一本正经：

“咱们都是革命的，用不着来那个，不时兴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一个多月前，在火车上曾和老师争吵起来，现在真后悔不应该，”调运股长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发自内心地说：“你一定得去我的家，哪怕是喝碗凉水呢，我这心里也就过得去了。”

白广利的表情是盛情难却，装着勉强的应承下来，不过，还口不应心地强调说：

“那好吧。可是不许有什么准备，我明天光去坐一坐。”

第二天，白广利来到调运股长家，那夫妻两人，一个叫老

师的，一个叫大哥的，双双热情地接待他。当把饭菜做熟，白广利却下地要走，慌得调运股长拉胳膊，媳妇忙去堵着门，嘴里还不住地说：

“饭菜都做好了，大哥还要走，就太见外了。”

白广利埋怨这两口子不该准备酒菜，并声称只能是这一次，以后再不许这样了，才上到炕里，坐在正席上。调运股长亲自敬酒，媳妇在地上忙个团团转，真是好恭敬呢。全国各地数以万计跑材料的，能耐大的有，能耐小的也有，但还没有一个象白广利这样气派的呢！

喝上酒，感情又近一层，话儿就更投机。调运股长问起老师家庭人口，白广利没直接用口答复，而从兜里掏出语录本儿，在书页中拿出张照片来。这是白广利去年秋天照的全家像：他们两口子领个大闺女和个小儿子。

调运股长夫妇一看照片上那个青年姑娘，长着圆盘脸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尖下颏，实在俊俏得很。那女人不觉咂嘴赞赏说：

“唉呀，我这姪女长得象朵花，一定能找个好对象。”

白广利告诉他们夫妻两人说，到现在还没订婚，他为女儿终身大事着急了。

调运股长略加思索，指出一户人家说：

“隔壁贮木场造材工人老刘的大小子很能干活，我看挺合适的。”

白广利原以为调运股长不给介绍局长的儿子，也是个部长的亲属，谁知提一家工人，就不感兴趣地拦住了话题说：

“不必了，林场胡主任拿去张照片，正想给闺女介绍呢。”

调运股长一听有人介绍，便没再往下说，交还了照片，又举杯劝酒。

当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不知白广利因何而起，突然打了个唉声。

调运股长又为白广利斟满酒，注视着他的脸色，询问老师有什么为难事。

白广利想说又不想说，抻了足有七八秒钟，最后终于说出来：

“我被两个车皮难住了。”

调运股长再一次劝酒，让他老师放宽心喝个够，说分调车辆是他主管的业务范围，早就应该说，何必在心里为难呢。

白广利说出此行来林业局的任务，急于要两个计划外车皮，在下月份往出发木头。他说完这些，瞟了调运股长一眼，话音里带着感情：

“正因为是你管，我才不好说呢。”

这件事儿，也真让调运股长犯难，眼下车辆供不应求，计划内的调材排出几个月，这计划外车辆就更困难，如果不满足，有伤师徒的感情。他经过反复考虑，决定临时从别的需材单位串两个车皮给他。

白广利听了调运股长的安排，心里美个滋地想：还得数我老白跑外能，回到场子里，大伙更都得佩服我！

二

天阴沉沉的，西北风不住闲地嗖嗖刮着，卷扬得梨花瓣般的雪片片打着旋儿，拧着劲儿，四处飘舞着。虽然立春了，天气还冷得煞实。

鸡爪林场的工人们，在山场干完一大阵活儿，各自到山下装车场的帐篷里去歇着。那里面有口大锅烧开水和热干粮，靠着锅台放一个木制大碗架柜，下面并排摆着两口咸菜罈子，用张牛皮纸当帘子遮在外面。在帐篷地中央竖起一个大汽油桶，上下凿成两个窟窿，一头烧火，一头冒烟，烤得里面暖烘烘的。

工人们围着烧红的铁桶坐一圈，烤着火，抽着烟，正唠着闲嗑儿，忽然，白广利走进帐篷里。他刚从松林林业局赶回来，到林场办公室，没找到副主任胡兆远，直接上山来报告好消息。因为他在局里把车皮弄得巧，更愿意往人堆中出溜，自己可以显示一番，还希望听到两句奉承嗑儿。

白广利进到帐篷里，一边用力跺两下脚，一边扑落掉身上的雪花儿，兴高采烈地打着招呼：

“啊，讲得好热闹，南朝的，还是北国的？”

大伙见白广利回来，一时不再着急上山干活去，想听听他这次到林业局要车皮有什么新鲜事儿，也有人请他代买东西，想问一问买回来没有。

白广利把鼓溜溜的背包放在怀里，在人群中挤一挤，坐在一块柞木样子上。炉子里的木头火燃烧得很旺，那跳动的火焰映在他脸上，满面红光，精神焕发，好象年轻了足有十岁。他坐在那里，不住地吐着唾沫，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次跑外的全过程，车皮如何的难要，调材员多得用鞭子赶，他怎么通过下棋教了个大徒弟，把他请他到家里去喝酒，在饭桌上把两个车皮拨过来，不然是干瞪眼没门儿。白广利讲到这儿，想起来要抽烟，把右手伸进一个人的左边衣兜里，白掏一把，什么也没掏着，又把左手伸进另一个人的右边衣兜里，摸出颗烟卷叼在嘴上，又接着往下继续介绍，说各地的材料员看他弄到车皮都眼红，一再找他走后门。他躲不开，避不开，晚上早早躺在被窝里装睡也不行，还有人硬把他捆起来，到饭馆子去喝酒。白广利是脖子上头长个嘴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反正是真一半，假一半。

因为他讲得非常逼真，又经过烘托渲染，既让人相信，又使人惊讶，不知是谁说一句：

“要两个车皮比上天还难哪？”

白广利瞅了他一眼，脸上挂着两条蔑视的笑纹儿，显示自己很懂得形势，说：

“你竟在山沟里蹲的，没见着过大天，不懂得政治，‘四大’刚过去，谁不抢着要车皮运木头。”

有人当场为他纠正道：

“不是‘四大’，你说的是‘四届人大’。”

按白广利自己话说，他是个经济脑袋瓜，在那上面有耍不完的心眼，使不净的道儿，所以从来不看书，不读报。近几年，

为了撵时髦，赶浪头，挺愿意甩个新名词的，不免常走嘴，说串扒，不时闹出笑话来。早在一九七一年“九一三”事件以后，白广利从松林林业局里听到消息，回到鸡爪林场进行小广播，告诉别人说那个秃子出事了。他自己头上秃，不知还指哪个秃子。白广利又进一步做解释，说就是那个“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”因为反对毛主席，跑到三岔子上去了，可坑苦了他兄弟，局里正开始写大字报和大字块批林陈呢。白广利所说的，是指林秃子坐三叉戟飞机坠毁在温都尔汗的事。象这一类的事儿，从他身上划拉划拉，能够拉一大车的。不过，每当受到订正时，他总免不了要替自己掩盖一番：

“别竟挑字眼儿，就是林场敲锣打鼓的那回，我一说大伙都明白。”

光按着他说的，大伙不明白，现在林场还不住地敲锣打鼓，到底说的是哪回？不过，人们对他说的又明白，指的是为庆祝四届人大敲锣打鼓的那一回。

白广利是碰硬就回，不凿死铆儿，撂过去这段，又讲起他那个有实权的调运股长徒弟对他真有个意思，象恭敬老爷子那样的恭敬他。

这时，又有人插进话来说：

“老白真走运，认了这样个好徒弟，以后再跑起外来，更没有挡儿了。”

白广利坐在那里挺抖神儿，挺直着身子，连拍两下前胸脯，得意非凡地说：

“没有这个徒弟之前也跑外，过阳历年前在地区商业部门弄回来的猪大油，每个职工按人头分五斤，现在各家还油汤油

水的。他们送我的表扬旗就挂在家里，你们谁都看见了。我老白不会吹，用不着我再亲自去了，只要盖上个戳拿去，他们就能开着汽车给送来两大桶。”

白广利嘴说不会吹，实际吹个云山雾罩的，连本林场的人，也估不透他跑外到底有多大的能水。白广利说得兴起，嘴冒白沫，一直不断溜儿，象挺连发水压机关枪似的。

这一来，可把青年司机刘兴海听得不耐烦了。小伙子今年二十六岁，宽前额，圆脸盘，下颏微微向前翘着，给人一种固执的感觉。他从人群中站起来，用一种超过白广利的话音说：

“走，干活去！”

人群中又站起个青年工人，他名叫杨武斌，也是二十五、六岁的年龄，长挂脸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很有神。他虽然对白广利这一套听不惯，但出于某种原因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跟在刘兴海的后面走出了帐篷。

有一部分工人随同他们两个走了，还有一部分工人仍然没动窝儿。

白广利一看大伙被他说的这些吸引住，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阵子。

人们看他讲个没完，再也等不得，便问起让他捎东西的事儿。白广利把这次跑外显示够了，这才打开怀里的绿背包，首先从里面拿出一件青色卡叽布褂子，递交给对面那位四十多岁的工人说：

“这件衣服成色好，质量高，一件顶两件穿。来，你试试看，准合身。”

那位工人接过了衣服，在自身上比量一下，果然是肥瘦、

大小全合适。

白广利数数叨叨为自己报功，说什么，这种衣服是快货，商店柜台上早已经卖光了，只剩橱窗的这件展品，售货员不敢做主往出卖，他现去后院找的书记和主任，开个条子才算买下来。到底是真是假，谁也不敢说，没有人跟在他后面看见。反正是不可强信，也不可不信，因这褂子真买得挺可心哩。白广利绕扯的挺远，强调完他如何劳心费力后，向那个工人提出工换工，等到春天他盖小棚子的时候，必须要帮助伸把手。

然后，白广利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件女式上衣，对着旁边的一位青年工人说：

“大石子，这是给你没过门媳妇买的那件，你看看怎么样？”

大石子的年龄并不大，今年才二十四岁，因为个头儿高，人们才叫他大石子。他望着那件白地红花丝绸小汗衫，意外地咦了一声：

“太新鲜了，咋往出穿哪？”

白广利挖了他一眼，教训地申斥道：

“什么，你媳妇七老八十没法穿？人家比你还小一岁，正是讲穿戴的时候。女人一朵花，全靠衣当家，还是这种新鲜颜色的好！”

平常，大石子就听信白广利的，经过这一番说教，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想法，伸出手来想去接衣服。白广利不但不给他，反照他伸过的手打了一巴掌：

“你这手黑得象老鸱爪子似的，如果把衣服弄埋汰^①了，

① 埋汰：东北方言，脏的意思。

没过门的媳妇又该跟你闹离婚哩。”

在这群工人堆里，白广利显得比别人都有能耐，样样都想得周到，会办好各种事情，尽管是吹嘘点儿，还一时分不出真假，虽说现在的职号是个工人，真要当个出外跑材料的干部也挺合适呢。

正当白广利洋洋得意之际，林场的老工人战青山走进帐篷里。他今年六十岁，那久经山风雕刻的红松树皮般的脸上，布满了一条条棱角分明的皱纹，颚下长满硬扎扎的花白胡须，更显得老当益壮。他每次歇气时也到帐篷来休息，喝过水，抽完烟，再领着大伙干活去。今天，他从山场下来，走在半路上，发现几棵半埋在雪里的小径木，便一棵棵拽出来，担放在刚采伐的大原条上，好让拖拉机集材时拉着走。这一来，休息的时间快过去了，他便回到山场去采伐。战青山一连撂倒两棵大树，还不见那些人从帐篷里走出来。他出于对生产的关心，又特意下山找大伙干活去。

战青山刚走进帐篷里，白广利马上让出自己坐的地方，又支使着大石子：

“大石子，快拿个头号大碗倒碗水，战师傅干活多，出汗多，准是渴极了。”

大石子拿碗去倒水。白广利又指挥另一个工人赶快给老战师傅点烟。

那个工人忙从兜里掏出了一支烟卷，往老工人这边递过来。白广利早熟知战青山的抽烟习惯，连忙用手把那支烟又推挡回去，说：

“战师傅抽烟卷好咳嗽，快给卷一根。”